

續近思錄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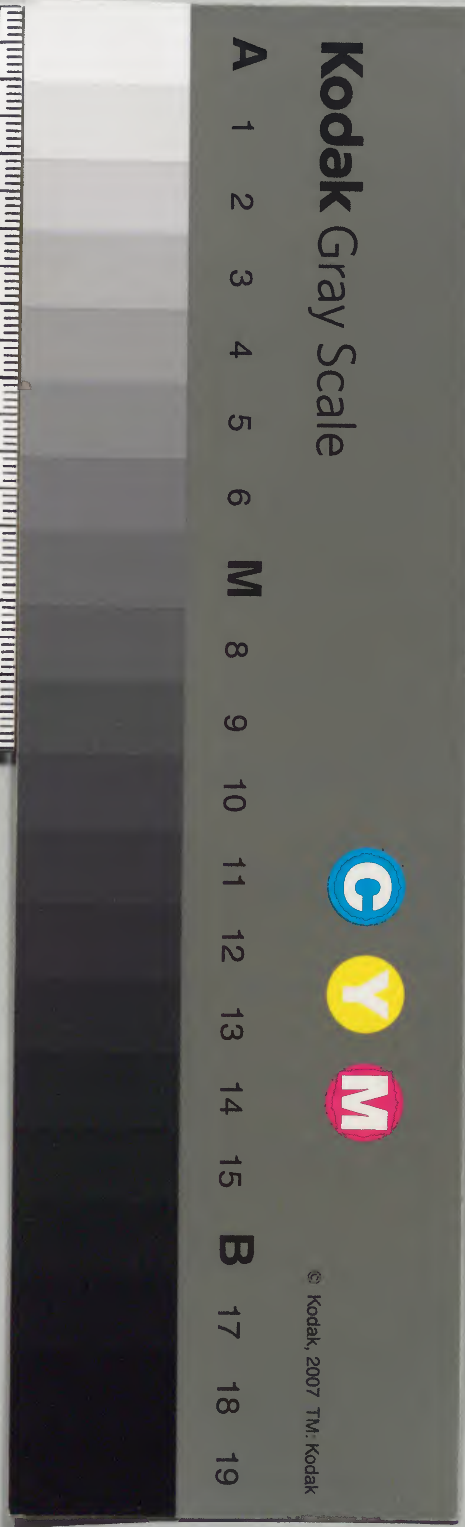
九之十一

續近思錄集解

漢書門	九四八七	函號	五九一七	冊架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四八七	函號	五九一七	冊架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87
冊數	5 (4)
函號	298 192



續近思錄卷之九

張伯行集解

治法

淺草文庫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既立則治具宜
張舉凡用行政兵農學校利弊之
故經權之宜皆不可不講以成極治
之功也

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但看利

害分數如何立一法便生一弊故天下制度豈有全利而無害底但須權衡

其分數或利多而害少則雖難亦必圖其有成若利少而害多則雖便斷不可以輕動矣



朱子曰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
 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
 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
 所擠而目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未遠也
 君子與君子為類小人與小人為徒一似各
 有黨者上之人但當察其賢否忠邪不必務
 去其黨也如以黨而去之彼小人姦巧百出
 每能以計自掩其迹使人不知其為黨而安
 然無事至坦直不阿之君子拙於回護反為
 其所擠陷而借黨援之名曰不難一網打盡
 矣殷鑒不遠上而漢唐近而紹聖其
 已事固昭昭也可不重以為戒哉

朱子曰制度易講如何有人行一代之制度為因為革為

損為益講明之亦易易耳然無人以行則不
 過紙上空言雖有良法美意亦將如之何
 哉此即孟子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
 故必有治人而後可以行治法也

朱子曰君子小人固不當過為忿疾然無交

和之理子曰不仁之人疾之已甚亂也是以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為忿疾然
 邪正不同難以苟合斷無交相為和之理惟
 不惡而嚴如孟子之待王驩則庶乎其可也

朱子曰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寮今銓曹
 注擬小官煩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
 司差除亦好一人之識有限天下之賢難知故但當總其要領如宰相只擇
 其可為官長者官長却自擇其可為寮屬者
 蓋分寄其耳目則賢路廣而職分稱也今之



銓曹凡小官俱由注擬煩劇已甚一時除授之下安能盡擇其人之賢何若每道只令監司自為差除各辟所知亦未為不可也

朱子曰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却要過中書朝官次第闕人却令侍從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者進吏部操銓選之任天下人才之所從出故必精擇其人以居其位使盡搜羅賢能則大綱得矣至諸部官長令侍從各舉所知以備選用但許朝官闕人令侍從各舉所知以備選用但許舉一二人諒亦不敢以非才進此皆合衆人之耳目以收天下之人才庶野無遺賢而朝

亦不至有倖位也

朱子曰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

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

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監司者一路之總率太守者一郡之總領

朝廷所當擇人以充其選其餘職幕縣官但令監司太守各辟所知俾皆有舉賢之責則必不敢濫及非人方可責成天下蓋以天下之賢與天下之人公知而公舉之所謂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也如此則耳目既公網羅自廣而恢恢乎有餘地矣不然天下之大庶司之衆安能知無遺賢而一一得人而用之哉胡敬齋先生曰處天下事須得其總要如君擇相相擇諸司之長長擇其僚自然得人得人則天下之事自理此實理之自

然非強安排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生千生萬道理是如此聖人只依他這道理做非聖人所造為也今天下大小官俱擇自吏部吏部又如何有許多眼力名姓且識不全如何識得他心性才德既不識他心性才德只亂除他官職豈不悞事人君只好極擇天下第一人才全德備者為相又相與斟酌擇六卿之長貳便令宰相與六卿推擇諸道憲長却令憲長推擇其可為郡守者憲長又與郡守推擇其可為縣令者申奏於朝君相審擇其實而授其職長貳既定其餘寮屬小官命其各舉所知隨材擬職郡縣申按察按察申朝廷依其所舉而授之職如此則自然得人或曰容其自擇寮屬其法固善若或長官容私舉其所愛則如何曰不然表端則影正君相既賢則所擇六卿憲長必賢憲長既賢則郡守縣令其有不賢者乎長貳既賢又豈肯容私以除不賢者為寮

屬乎此論於朱子之意尤為發明故附錄於此

朱子曰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莫若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



至大相絕矣

孟子制民常產之法田必井授使民各得百畝以為常業而仰

事俯育有資今其制不可復矣莫若令各州縣備造清冊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諸色支費

泛科率幾何州縣一歲所入幾何諸色支費幾何有餘者何所歸不足者何所取條列明

白具報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練達數人彙核總數和盤打算而大為均節取有餘以與

不足俾州縣貧富之數不至甚懸則民間慘舒之形亦不至大遠此朱子欲本分田遺意

以均州縣之田賦也噫古制云湮久矣雖有變通之法誰與行乎經界之復甫議於漳州

而人即羣起而阻其後夫時不可為勢積重而難返也即使孟子復生亦將如之何哉

朱子曰今日民困正緣屯兵費重只有屯田

可減民力

兵餉所費既多不得不迫民之輸將以養乎兵而民自困矣若屯田

則兵自食足不至有庚癸之呼庶可用一緩

二以少減民力也胡敬齋曰古者三時務農

一時講武此聖王寓兵於農之良法今既不

行此法亦當行屯田法以免坐食之費今百

官祿薄百姓窮困皆因養食之兵屯田宜在

近便處立屯如戍兵就在近邊之地耕屯郡

兵就在近郡之地免其耕屯每一兵撥田一區其

入可食六七口免其糧稅使自食其穀又可

以養父母妻子春夏秋則就在屯所少暇小

習戰法冬則入邊城大講武備其田皆官府

措置如此則非惟可以免坐食之患又免漕運則國自富民自足矣

朱子曰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先文藝

後材實於是野多遺賢朝多曠位而治具民

俗每不能無愧於前世

古之取士必於鄉舉里選者蓋以材實為

重所謂先德行而後文藝也且鄉里之習見習聞必無遺漏是以野無留賢斯朝無曠位唐虞三代之治具張民俗醇率是道耳此法既廢則一一反之而不能無愧於前世亦世道升降之機也

朱子曰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蕭以捍其衝流必不勝矣學校之政設以師儒專其教誨嚴其考課皆所以模範多士遵守規條日從事於其中以為他時見用之地國家法制良備不患其不立也所急者務在講明義理俾之

沉潛於聖賢之訓漸漬於道德之途而足以悅其心然後志氣恬愉絕去外驚之見自然揅行精進而為譽髦之選若理義不足以悅其心則其所學不過為人徇名必將有行之不立者而徒區區於法制之末欲以防其蕩軼吾恐其源既失其流不可得而禁止是猶決湍水注之絕壑而徐翳蕭蕭以捍其衝濤必不勝之數矣此則其所深患者也夫士風日卑由於心術之不得其正心術不正由於教誨之不得其方司學校者可不探其本而知所急也哉

朱子論學校曰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太學亦當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繩墨遲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今日學官只是計資考選用又

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尊尚

凡事須立個規模不可草率苟且如

太學根本之地養育人才之區若苟且而不得其人則無以表正多士草率而急遽無序則無以考其成功宜選擇一好人專任厥職使之自立繩墨規矩教訓生徒緩其遷徙遲之十年日與磨煉庶幾久道而化可成今之學官皆計資考遷莫肯盡心教誨而又學識短淺不足為士子之型學者亦不尊尚之師弟子如此欲人才之興也得乎

朱子答尤尚書曰所陳取士之策於人物取

舍之際不免祖襲蘇氏浮薄之餘論此議肆

行非天下之福

朱子欲學者崇實黜浮以適其鄉邦得人之盛既則以為所陳取士之策於人物取舍之際非洞達理要熟悉治體渾

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未免祖襲蘇氏浮薄之餘論蓋蘇氏之文不知道惟其意之所欲洗洋恣肆而於義理無得焉則何所益於身而何所用於世此議肆行巧於語言易入邪徑非天下之福也朱子嘗論應舉之法曰畧用體式而彙括以至理其學者為文之標準歟

朱子曰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

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

支曲徑以為新奇此是今日莫大之弊今欲

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

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



也科舉文字國家用以取士功令所在固不可廢但邇來流弊益甚不體貼聖賢道理惟翻弄自家識見鬼怪百出全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鑿詭不尋僻走險以為爭新出奇可以聳人賞鑒而不知士習因之日壞心術因之日漓其弊為最大也今欲革其習尚挽回風氣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令學者誦以為法非是者不錄庶可少止蓋渾厚則不鑿純正則不詭明白則不僻俊偉則不險此不獨為文字起見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然此等流弊非但宋時為然即明季亦如此讀朱子此言凡司風氣者皆急宜留意矣

朱子曰今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着實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

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

都沒理會科舉文字當以醇正渾樸為主而

造辭則艱深而不明白立意則虛巧而不着實此其可憂不是在文字之不好也正恐士

子心術日壞而氣運因之遷移甚非細故如東晉之末其文是非含糊全沒理會遂至亂

亡已事可鑒不得謂無關係而忽之也

朱子曰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

第一義今不能行只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

人之德行品誼惟鄉黨里間見之最真故為眾所稱許者其論最定古者舉士於鄉選士於里職是故耳是以三代之世朝多得人而人亦皆自奮於善惟恐不齒於鄉黨而無以

續通思錄 卷之九 八 正誼堂

為見用之階法甚善也今此法不行久矣而
 科舉之法惟以文字取人日趨於巧偽浮
 薄其弊已極今莫若就科舉法中稍為通變
 區處參用德行文學之選以不失先王造士
 之遺意則亦庶乎其可矣此朱子貢舉私議
 之所由作也胡敬齋曰古者鄉舉里選非但
 可以為朝廷得人又可盡教養激厲漸摩之
 道問族鄉黨既勵於德行道藝則風俗安有
 不厚教化安有不興人才何患無成朝廷必
 得人為治也古人不與人道藝無成朝廷必
 取士又從鄉里教起故取士用鄉舉里選之
 法漢猶近古用孝廉科賢良方正科舉士是
 尚德行用茂才科經義科舉士是兼才學此
 儘好但不若周禮之賓興盡善後世純用文
 辭取士則空
 言無實矣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曰古之教者莫不以德

行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
 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
 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
 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
 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
 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
 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
 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弊不可以不
 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

此朱子慨學校貢舉之非

古不得見用於時以行其法而作此私議欲以備採擇也蓋古者立教皆以德行為先舜時命契敷教明倫后夔典樂教胄何非砥德飭行之意至周法以大備菁莪棫樸之化辟離鐘鼓之澤壽考作人譽髦斯士故其時人材盛風俗隆後世莫及漢代有賢良方正孝秀力田諸科其所選舉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稱首不失古先王與行遺意降及魏晉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古至隋唐取士之制專以文章無復尚德之風積習相沿以迄於宋流弊日甚勢不可以不變而又不能以驟更是在徐為之計而易之必以其漸也此明古者取士之善故今莫若與今積弊之由以見相懸之遠也

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為德行之科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專委逐縣令

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俸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為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往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

不專事於空言矣此則酌為稍更之法也為今之計莫若於逐州新定
 解額之中裁取其半而於其半之中再折其半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為德行之
 科蓋法行之初考察未精故且儉取於額明立所舉德行條日專委各縣令佐從實搜訪
 前項人物於省試後保明係何德行津遣赴州州之守倅又行審實保明係何德行申部
 於本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俱限年內到部撥入太學上舍優其廩給免其課試長貳不
 時延請以詢考其言行至次年終差充大小職事以試其才又次年終擇其中之諸練尤
 異者特為補官其餘令赴明年省試比餘人倍其取數殿試各申一甲以優異之不中者
 再令往學以俟後舉若行誼有虧學術無取原舉之人一體議罰如此則士知實行可貴
 而爭自濯磨以應上之所求自不專事於空言矣是則所以漸復德行之科少戢文詞之

習行之既久庶幾可追古賓興之盛而國家收得人之效也

朱子曰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成周備荒之制縣都皆有委積豐則藏之凶則散之所以民無饑餓古之良法也而隋唐倣其意於都鄙設立社倉其法之良庶幾近古今皆廢矣獨州縣常平義倉尚有古法委積周人遺意但以其藏於州縣每當散時沐其恩者不過市井游民而鄉村僻遠力

農貧苦者雖至餓死難分實惠必如社倉之設然後都鄙為能遍及斯盡善而無弊惜乎其無有實心行之者也

朱子曰照對在法義倉穀惟充賑給不得他用即擅支借移用以違制論竊惟常平之法所以準備災傷廣行賑給民命所係利害非輕所以祖宗以來立法之嚴至於如此而議者不以為過以為長久緩急之計非苟狗目前姑息之私者所能知也義倉常平之穀積傷為賑給計其法官司不得借用犯者以違制論似近於太過矣然而積貯者生民之大

命死生所係利害非輕若聽其借用一旦或有凶荒其將何所取給是有積貯之名而無賑濟之實也故祖宗以來立法之嚴如此其重而議者不以為過以為必如此然後官司不敢有那移侵蝕之弊而緩急可以有備蓋為百姓計久遠非苟狗目前之見而行姑息之私者所能知其用意之深長也後之奉行者可共守此法哉

諸生論郡縣封建之弊朱子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

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
 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
 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
 得如此說又云革弊須從原頭理會封建之
 縣亦勢使然若論其弊則封建之後諸侯各
 專其土地人民難以制馭郡縣之設官如傳
 舍上下之情不親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
 二者俱不能無弊也朱子之意以為從來法
 立則弊生未有能盡善無弊者但在得其人
 耳得其人則法雖未善而無傷不得其人則
 法雖善而無濟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論者
 每以郡縣不如封建以我觀之使封建非其
 人或多驕淫之主世襲封爵相繼以臨馭其
 民何由得他去位是受害將無窮期也如郡

縣非其人不過二三年間任滿則去或者換
 得好底亦未可知是受害猶有盡日也故范
 太史之論大率皆以得人為主始嘗嫌之而
 後來細想只是如此蓋封建固是分封固本
 之意然必得入方能君國子民以衛天子若
 郡縣統馭之法臂指相使亦免尾大不掉之
 憂苟得人以久任未嘗不可為理固不必封
 建也又曰欲革事體之弊當從源頭處理會
 如源頭所立之法不善則其弊不可不革若
 源頭無傷則凡事其流皆有弊豈能盡革但
 須行法者之
 得其人耳

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為得朱子曰論治亂
 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
 不以天下為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



不過大此所以為得賈誼於漢言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

封建郡縣之論不一有以封建為得者有以郡縣為得者朱子謂若論治亂之由畢竟不在乎此亦係乎其人耳得其人則封建可以為治郡縣亦可以為治特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古聖人以公天下之心與親賢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資其屏藩夾輔之力自是良法但其制不可過大過大則強盛難制致有尾大不掉之憂昔賈誼言於文帝欲天下之安在眾建諸侯而少其力蓋眾建則捍衛多而國本固少力則無所藉以為亂此計最得其後主父偃竊其說以用之於武帝然後世封建勢不可復若郡縣得人未嘗不善相提而較亦初無得失之可言也

朱子為治所至必以興學校明教化為先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蒞職勤敏纖悉必親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後差發遣南康軍事懇惻愛民如已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靜數詣郡學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

父老解說以教子弟禁僧尼之教俗為大變

朱子為治必先舉其大者凡居官所至每以興學校明教化為急任同安簿時供職勤慎而吏才敏捷纖悉庶務必自親歷不少苟簡怠忽所職兼掌學事於是選邑中之秀民充弟子員訪名士之有學者為之師以表率之日與講明聖賢修己治人之道俾知所以為學而自淑其心身蓋謂教化立則人才出故汲汲留心如此及在南康則懇惻愛民有利必興有害必革常以民隱為已憂而惟恐有所不及至姦人豪右侵害善良撓亂政法者即嚴加懲治不為寬貸由是豪強斂戢而憚其法之嚴里閭安靜而享無事之福政治之暇加意人才數詣郡學諸生各以所見質疑問難而來者則竭誠誨誘諄諄不倦其政教之及士民者槩可見矣後知漳州以習俗不知禮法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其條目以

曉示之使知遵守又慮其不盡諭也復命父老細為講說各教訓其子弟僧尼異教力禁止之俾不得行漳俗為之大變蓋隨其所泄政績有成化行俗美惜仕於外者僅九考中更遷徙去任而不得一竟其設施可慨也夫

朱子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

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朱子

率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

業後上其法於朝諸路推行之朱子所居崇安縣開糶鄉

每歲春夏之交民間乏食豪戶閉糶思以牟利而細民則率眾發廩肆其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朱子為之計率鄉人行社倉法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

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所得息米造倉三間以原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白是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乏食米價不登安業如故後因入見條上其法於朝詔頒諸路咸推行之至今遵為良法民無凶荒乏食之虞而有緩急足恃之幸者皆食朱子之惠於無窮也

浙東大饑命朱子提舉常平茶鹽朱子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已輻輳日與僚屬鈎訪民隱至廢寢食分晝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

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為急當浙東大飢朝命朱子為提舉方拜命未之官即以賑飢為汲汲移文他郡招募米商免其征稅以速其來比至則客舟絡繹皆輳集於境內而民食有資是其先機之智也於是安分措置日與寮屬鈎訪民間利病至忘寢食瘁窮山深谷之中足跡靡不遍到拊問其疾苦存恤其荒飢悉心周詳加意體察所活不可勝計是其任事之勇也每出止乘單車屏

徒從凡一身所用之物皆自備而往絲毫不取州縣恐其借端騷擾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其至丰采嚴飭官吏望風畏懼倉皇靡寧常若使者臨境各誌乃事由是所部肅然吏戢民安雖當飢荒寧帖如故是其律已之廉而馭吏之肅也至賑飢之外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為急利之所在害之所伏無不一窮究焉蓋其留意民瘼勞力公事極計慮之周而殫規條之備如此故雖去官既久而民猶頌其德於弗衰後之人能如朱子實心任事何民命之不甦而天災之不弭哉

光宗即位除先生江東轉運副使辭改知漳州先生嘗病經界不行至是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

者以為不便卒沮不行

經界之法覈土田之欺隱清豪強之兼并

實為小民莫大之利而不便於巨室勢戶先生向為同安簿時稔知其弊心嘗病之至是辭江東轉運改知漳州奉旨先行經界乃訪其可行之事宜令乎人情土俗者擇其可用之人物果能實心任事者并及覈查丈量之法洞悉本末條上於朝務使積弊釐清公私兩利而當時土居勢豪之家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深懼此法一行無所容其奸貪大為未便遂誼騰異議以其勢力關通朝右當事沮抑使不果行雖地方之不幸乎而先生惠於天下後世矣

續近思錄卷之九終

續近思錄卷之十

張伯行集解

政事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體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審時宜經世之道濟物之方無不具於斯焉

朱子曰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其他

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籠計較都不濟事都

是枉了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居官處事只有這一箇道理但當恪遵此訓公

平正大順理行去不可存一毫冀倖曖昧之心其事之濟不濟則自有天存焉非人謀所

得與也蓋功名事業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

有智計安排亦只是偶然耳若不順理聽天

而費心力用智數牢籠計較于般造作究竟

無濟于事枉自心勞日拙也念及此亦何益

之有哉子思子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

人行險以徼倖此語可與此章參看

朱子曰誠以天下之事為已任則當自格君

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

天下之本在一人人

臣誠以身任天下之事則當先格君心以端

其本所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也然欲引君當道當思自家之道何在欲

成就君德當思自家之德何存故又當自身

始惟正心誠意務求所以感格之道則君志

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大臣事君之道則君志

朱子曰修身事君初非兩事不可作兩般看

士人一出而受爵祿則此身非已之身而君

之身矣故當夙夜慎修置其身於寡過之地

而對揚靖猷之道已不外此是修身即所以

事君原非兩事不可看作兩般從古未有能

修身而不能事君者是以

人臣之義必以正已為急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

求以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
 亡不敢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
 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
 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屹然
 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
 為夫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
 臣之責可以無愧古之君子一出而居大臣之位則任大責重其於天下之事皆有不
容辭之故故當幾務之來為已所見真識定勝任愉快者則必汲汲乎惟恐後時而勇往為之即或一人之見有所限而未明一已之力有所阻而不足亦非敢諉

諸無可如何而優游坐視也則咨訪其利弊
 於人講求其得失於已以益其聰明又必拔
 援同列之良汲引在下之賢以資其助益如
 救火追亡之急而不敢少有緩焉蓋其心上
 必欲其君為堯舜之君而不敢以為不足與
 言仁義下必欲其民為堯舜之民而不敢以
 為不足與教化中則視士大夫皆可為吾
 同寅協恭之助而不敢以為不足共成事功
 屹然中立其間光明正大無一毫私情之累
 而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殫其職分之所
 當為是其兼知仁勇之德而又能虛已求賢
 合眾人之長以成其長若此夫是以志足以
 行道而致君澤民道足以濟時而安上全下
 建特出之功名立不世之勲業而不愧乎古
 大臣之風烈也豈備位者之所能及哉

朱子曰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



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奸險合天下之人以濟

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

杜門斂跡孤立自好此一介之士獨

善其身者之所為也若宰相者天子所與共天下則當進賢退不肖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故必公其觀聽廣其延攬始稱厥職正不在避嫌疑絕接引以示無私也

朱子曰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

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

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

以為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

人才關乎

風俗造就人才正所以轉移風俗然當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尤須留心接引但全才

不易得士有一善即當扶植導誘俾器業有所成就蓋吾輩以人事君成就得一好人將來便可相助為理轉移風俗此亦切身利害不可不預養之也若養之不預一旦臨事需才倉卒求之恐未必適得其人非所以為國家慮深遠而委任或至於失當咎將誰歸此任國事者不可不於人材加之意也

朱子曰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

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

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

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是甚

意思

回互者周旋委曲之意也言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者非有所冀倖之私也蓋

是遇着國家大事關係死生存亡之際難以
 徑情直行故不得不為詳慎周旋委曲度其
 孰輕孰重而後行此亦偶一為之權而不失
 其正者也若論天下事體原有個正當道理
 坦然可行而無疑自不必存游移之見今則
 藉口古人所為事事俱用回互是其輾轉趨
 避之心惟知計較利害將必不顧義理至於
 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吾不知其是甚意
 思而必欲
 作此見也

朱子曰小人為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
 媚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
 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
 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
小人之惡多端

不但媚嫉妨賢一事而仁人獨深惡此者蓋
 以善人國之紀也民之望也而小人必多方
 推折而陷害之俾無地可以自容賢良既喪
 國事日非民不得被其澤而禍流于無窮其
 為惡之大莫有甚于此者仁人
 所以必重其罪而不少宥也

朱子答張敬夫曰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
 然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仕於季孫
 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
 在為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
 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
 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

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張敬夫名栻學者稱南軒先生朱子之友也君子之待小人有含弘包荒之量而無疾之已甚之心故能使彼感其誠而屈服雖與之共事無不可者此惟聖人有此作用如堯之不誅四凶伊尹之就桀孔子之仕季孫是已而明道亦庶幾近之觀其平日所在為政處之綽然上官皆為悅從而百姓無不心服至論新法病民反令荆公從容就已商確而不怒當時同列意向異者雖邪正不同而莫不交口稱其賢此等事皆是盛德感人不言而化的妙用類非常人可及其所言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者蓋以明道之力量實見其不難自我轉移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在明道則可若力量未至此者而欲學之則恐至于同流合污且為彼所轉移矣安能轉移乎彼哉要之明道所造是

大賢以上事若我輩則寧學伊川之剛方正直庶不至于有誤也

朱子曰今日有一般議論只云不要矯激遂至凡事回互都揀畏風躲箭處立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做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為俗尚日非大抵要凡事不宜矯激自有此一般議論遂習成一副心腸遇事便作回互之見只揀無是非沒風波處躲閃藏身自謂得計却笑人慷慨論事奮發直前者以為必陷矯激之禍皆相與

為戒何太自苦此風最為壞事更不可長夫
 隣于矯激者固非而此立定不做矯激之心
 亦何莫非私意蓋天下事自有箇大中至正
 道理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做耳若合做的
 自當向前去做豈可一味回互躲閃避矯激
 之名而不為耶必若此論則人皆畏縮退避
 國家大事誰與擔當用力世盡同流合汙綱
 常名教誰與植立扶持哉甚矣為此說者之
 壞人不淺也

朱子曰凡事自有恰好處

理之正當處謂之恰好增一分不得減一分不得過一些不得不及一些亦不得

者也天地間凡事莫不有理自有個正當恰好處以聽人之所行特人到不得恰好地位耳

朱子曰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却又論

其中節不中節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
 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
 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决無可平之

理此元佑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

是者天下之公理凡事自有一箇是非此邪正
 所由分者我輩論事只論其是與不是而已
 是非定後然後論其中節不中節蓋天下事
 多不平者皆因是非不明故邪正不辨不知
 理之所在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惟
 理可以服人方是自然之平固不必俯仰隨
 時雷同附會而後為平也若不分別其人之
 邪正與其理之是非而但欲一槩求平則邪
 正不相容是非不兩立决無可平之理勢必
 至于决裂傾危而不可救止此元祐之調停

元符之建中所以取敗之由而令人扼腕也然則士君子持身處世矯激固非反之而為渾同更不是惟當奉一理以周旋可已

朱子曰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翁受敷施九德咸事聖人便如此做天下事執一而論亦要得危言者剛正以主張之亦要得寬緩者委曲以維持之此兩種皆不可少隨其人識量所見看其人議論何如如狄梁公對武后言語辭雖寬緩而意甚懇切故可以感動其心而使之悅從設中邊皆緩則一味柔軟全無挽回作用便不可矣故翁受

敷施九德咸事聖人所以備剛柔之美而不倚于一偏也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墻面朱子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

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
 政治之不舉耶此因或人之問而言學之當
 立其本也夫學以明義理為
 本若平日講究義理胸中了然明白則他日
 臨政處事便從此以為量度自然泛應曲當
 用之不窮所謂本立而道生也蓋凡人之力
 量每隨見識以為消長有一分見識即有一
 分力量如人有堯舜聰明自能做堯舜的事
 業不待一一理會而後能者又况事變難以
 逆料而隨機應變存乎其人非可以預定者
 乎今世學者儘能說國家利害議時政得失
 間談空言何濟於事不若當此閒暇無事之
 時相與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但得曉義理之
 人多則一旦出用皆能有所作為何患政治
 不舉又豈必一一自我而學之耶固知為學
 惟在急於本務而無
 事作泛驚之見也

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朱子曰亦
 何必苦苦於此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
 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今人都看巧去了今古

治亂典故雖不可不知然徒用心於此將有
 玩物喪志之病且恐熟于世故者未必不巧
 於立身也故朱子曰何必如此古今治亂之
 數大約可以類推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
 利物之類則治反是則亂苟知其大體足矣
 今人都看巧去了母乃過于用心之失乎

朱子曰居上克寬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
 寬非廢弛之謂也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
 管某竊謂壞了這寬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
 為本然所謂寬者蓋於

政教法度整齊嚴肅之中而行之以寬大非一味寬緩諸事聽其廢弛之謂也今人說寬多是近于縱容事事不啻而政教法度廢弛甚矣不且壞了這寬乎豈居上之道哉

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嚴刑

罰則所謂號令者徒挂墻壁耳與其不道以

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其百與其覆實檢

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毋犯號令所以申之

於前刑罰所以繩之於後此相須為用之方

而不可廢焉者也若刑罰不嚴則民無所畏

耳雖有號令之類亦視為具文徒掛墻壁已

人多謂刑罰從寬然寬則民輕於犯法與其

不道以梗吾治益見刑罰之煩曷若懲一以

儆其餘猶不至禁網之密與其覆實檢察期

無漏於其終曷若嚴申科條俾毋犯於其始

然則刑罰其可弛乎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

而子產為政以猛濟寬夫子稱其遺愛其可

以鑒也夫

朱子曰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

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為政要主張這

等人此等人多無以為生不能自衣食或受人欺

張使之得遂其生養而不重于無所控

忽而置之也

朱子曰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

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祇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

求州縣親民之吏監司則其上官也民間苦樂惟州縣得而知之州縣有無惟監司得而察之今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州縣又不知民間之苦樂蓋不獨平日學道未明一旦當官全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惟以催科賦歛為能迫于時勢急于辦事雖或有是心而亦不及施也此無他故總由不知量入以為出一有費用計不得不厚取諸民于是監司索之州縣州縣索之民間而征求無藝追呼嚴酷末流之弊有不可勝

君子所當清其源塞其流以甦民命也

朱子曰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在監司

尤難以地濶遠動成文具惟縣令與民親行

之為易州郡之於民其勢相去已遠至監司則尤遠矣地既處于濶絕則民間疾

苦利病一時難以相通即相通矣而欲行一事亦一時不能及民動成文具而已惟縣令與民最親可以日見而言情故有利害之事不難朝發夕至而其及人為甚易也

朱子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為職不以簿書財

計獄訟為事郡守方面之官總領一郡其任綦重當以承流德意宣布風化

為已職若簿書財計獄訟之事雖亦不廢經營然俱非其所急故不以為事蓋居其位則

當職其大體若本之不務而徒紛心于末則一小吏之能耳烏足與當重任也哉

朱子曰做守令如胥吏沉滯公事邀求於人

其弊百端須嚴立程限決要如期他限日到

自然邀索不得守令之官要知吏胥作弊凡遇公事便想得人財物故意

沉滯以恣需索為弊百端官府受其蒙蔽而

善良多為魚肉最宜痛懲但須於每項事件

皆嚴立程限以促之決要如期料理不容推

諉遷延稍違即加刑罰限期急迫彼將難以

延挨自然無暇需索而人知我規矩法度亦

不為其所需索矣此所以絕其弊之源也不

然奸胥猾吏焉能

關防得許多哉

朱子曰為守令第一便是民事為重其次便

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子貢問政子曰足食

足兵蓋食者民之所

賴以生而兵者則所以衛吾民者也故守令

要務民事為重而軍政次之如勸農桑寬賦

歛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百姓富足矣

聯保甲時簡練使民有所恃而不恐則戎事

修飭矣此職分之所當為者今人都

不理會惟以錢穀刑名為事何哉

朱子曰某人世為良宰云要緊處有八字開

除民丁剗割戶稅世傳之邑宰之事多端

但須擇要緊處

行如開除民丁剗割戶稅二端某以是相傳

便世為良宰蓋為令要知百姓利病所在若

民丁老死不為開除何以得免丁口之征使

存者不受亡者之累戶稅推收不為剗割何

以得清賦稅之籍使貧者不代富者之賠此

良吏汲汲于此者正其留心民事而所以能

續述思錄

卷之十

十一

正誼堂

得民心也

朱子曰教授之為職其可謂難矣惟是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也教授有師道之尊士習之所受裁必品行端方足以表率士類方為克稱其職蓋亦難矣惟能以師道自任而不為苟且者知之若謂無簿書考成之累視以為易而無難者則亦苟焉而已豈有正己化人之實乎要知寒氈一席風教攸關正不得以冷署微員而遂漫不圖報稱也

朱子答吳尉曰初官僻縣遽為上官獎拔如此可以為懼而未可遽以為喜且當痛自檢

飭黽勉王事謹終如始不可便為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仕宦之初未必熟悉機宜剖符僻縣稍易稱職遽為上官獎拔

恐自此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將來覆餗之羞未必不由乎此故可以為懼而未可遽以為喜且當痛自檢察不飾于昭昭而墮于冥冥深加悲飭黽勉王事為國為公用敢告勞謹終如始一以祇懼之心將之不可便起妄念放恣自肆及萌僥倖躁進之心也即此便是聖賢學問豈獨居官寡過已哉

朱子曰大抵做官須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有箇體要自家總攬大綱常居于閑靜之地綽然有餘得以時時

省覽而分撥庶務使吏胥各任事者常見忙迫不得怠玩則自無暇作弊如此方為得之若自家不識體要先被文移叢雜討不着頭腦明白則奸胥猾吏便乘我之冗亂而作弄弊端無所不至矣此以簡馭繁以靜待動之法居官者不可不知

朱子曰當官須有旁通曆逐日公事開項逐

一記錄了即勾之未了須教了方不廢事官當

事體煩多未免易于遺忘須置一旁通之曆將逐日公事開項登記已了者勾除之未了者速了之如此則無沈擱耽誤之失而事自無不舉是亦居官一大關鍵也

朱子曰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恪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

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此教

人以居官之法也我輩欲守一官自有正道只要律已則公而無私廉而無欲處事則勤而不懈恪而不慢晝夜之間孜孜自勵如臨淵谷惟恐其有隕越如此則內不失已外不廢事上悅下安自無意外患害此長守貴之道也若纔有攀援依倚便能使人放意肆志怠廢因循不知不覺錯做了事此時既壞官箴自干法紀人不能以庇護你矣何若廉正自守勤謹奉公者之為得哉

朱子曰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做得來也精采便是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只沒下稍官職雖有大小而道

理只是一箇惟公而已凡事苟能至公無私
 順理行將出來自然光明正直十分精采縱
 官卑職小人未有不望風畏服者蓋公者天
 下之正理得其至公斯得乎人心矣若有一
 不公便尊如宰相所做之事總不能服人而
 議之者已隨其後只沒下稍也然則公之一
 字真居官
 要訣哉

朱子曰狀牒煩多須集屬官同堂商量分判
 自無壅滯此非獨為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
 各得自效兼是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聽訟
 得熟是亦教誨之也州縣長吏之職大都狀牒煩多一人恐難獨理須集屬官于同堂相與商量其是非分判其曲直合眾見以分任自不至於壅滯此非獨

為長官者可以從容省事而為屬官者亦得
 以緣事自效且簿尉初來供職未甚經歷若
 使之決獄聽訟練習久之又可漸熟事體
 是亦教誨之也此一舉而三善備焉者也

朱子曰今人獄事只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
 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奸惠惡大凡事
 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情實輕重厚薄付
 之當然可也治獄之道惟在明慎不是只要從厚若不問其事之是非與其
 人之善惡而一槩欲從厚道則奸惡者無所
 懲戒是長其惡而順其奸也不幾使善良益
 受害乎但當凡事勿先存一成心惟因其所
 犯之罪考其情實輕重厚薄行吾法之當然
 而情罪允當則彼既懼吾之明而我又未嘗
 不行其慎斯人不敢輕犯法而獄稱平允不

亦庶乎其可也哉

朱子曰聽訟只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爭訟自不能無然俱有個是非曲直聽訟者但在道理上代他窮究分別出來自然兩造屈服畏吾明鑒不敢以非理事相許而訟可少矣若厭其煩碎因循忽畧不與從公剖斷則有理者不得伸無理者無所畏而獄訟繁興愈不可止此糊塗官府可令一日居于民哉

朱子曰凡聽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為治以正風教為先尊卑上下

長幼親疎者人之分也曲直者訟之辭也干犯名義罪之尤者故聽訟者必先論其分嚴犯上之法而後即事察理聽其辭以辨曲直則人倫明而民情亦允服今律例載卑幼誣愬尊長於本罪加等正合此意

朱子曰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此朱子為同安主簿時所見官戶富家典買貧

人田產不肯受業租則歸已而糧懸彼戶累其賠納挾豪強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窮窘狼狽之人受累則苦不堪告理則勢不敵令人深為不平扼腕太息時當作簿縣中每有送來審理者即日代為判斷了當明白蓋恐稍一遲延則村民伺侯艱難未免有宿食之費廢業之苦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之計困之使其愈覺受虧後此不敢控告伸理是富者享無稅之田而益富貧者賠無田之稅而益貧為弊最大誠有不忍言者此不獨同安一邑為然孰肯如此留心讀朱子此言凡為司牧者可以慨然動念矣

朱子曰催稅之法頃見崇安趙宰儀由于分為幾限令百姓依限來納甚無擾及過隆興見帥司令諸邑催稅而責以十限縣但委之

吏手恣其乞覓或以少不滿千欲作一頓輸納吏以違限拒之每限要分外用錢擾不可

言所以做官難要通四方風俗情偽大凡地方事宜

一處有一處情形一方有一方利弊有行于此而善行于彼而不善者如催稅之法在崇安趙宰分為幾限使民依期完納之法最為便民不擾可謂善矣及過隆興帥司令諸邑責以十限邑委吏手因之恣意作弊有以稅少欲作一限全完者吏反以違限拒之不與完納每限勒索分外用錢擾害百姓不可勝言同期限期催稅也其利害相懸如此可見為官甚難最要通諸四方風俗情偽如吏胥之所伏又何如人情之便否何如利之所在弊為奸方稱為良有一體察毋使宵小得因緣

經意即有善法幾何不轉而為弊竇也哉

朱子曰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只是壞於懶與私而已只如經界就行也安得盡無弊然十分弊也須革去九分所餘者一分半分而已今人却情願受十分重弊才有一人理會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弊來瑕疵之以為決不可行都是這般見識分明只有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朱子知漳州法續因去任議阻不行故發此言人能以下為已任與存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

的事若有一些懶意與一毫私心便就頹靡游移下來所以終做不成只為此二病壞了即如今日要行經界也安得盡無弊然畢竟所革之弊有九分所餘之弊止有一分半分今人却情願受那十分重弊才有人理會這事他便搜尋那一分半分的弊前來阻撓以為決不可行豈知我輩處天下國家之事須當徹頭徹尾和盤打算計其利多弊少者為之不可存箇懶意私心若都是這般見識分明是把天下國家的事不當做自家的事也安得而不壞哉

朱子曰賑濟之策初且大綱一細碎便生病屯田亦然且理會大處救荒原無奇策蓋民且料理大綱揀急着便宜處行之俾民早沾且夕之惠即早活且夕之命若一細碎便生



弊病事難於理而民亦迫不及待也嘗思屯田之法亦然皆要理會大處大體既得則零碎條目自可漸舉不然恐于事未必有濟也

朱子曰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感名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救荒之策當防之于未然自古只有兩說一則修德行仁政簡刑清感名天和自然雨暘時若年穀豐登此其上也其次則惟有積貯一法如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尚已後世如常平義倉倘得人以行之時其歛散母致紅腐一遇凶歉亦可少救目前若待民飢且死而後理會所以救之則已無及矣更有何善策哉

朱子曰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又曰下手得早亦得便宜講水利者水利修則水無不治田無不墾白不至於飢荒所謂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也若民飢待斃到賑濟時不過苟且救目前而已成得甚事然能急為料理多方設法區處得宜則民尚不至枕藉道路所謂下手得早亦得便宜也蓋治水力田一舉兩得與利于未荒之先此為良策下此則賑濟之方亦當籌其盡善庶或少補民命所係國本攸關當事者宜急盡心矣朱子嘗有踏荒詩云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原無罪合

有人間父母心痛哉斯言當各書紳按救荒事宜魏禧有先事之策重農立義倉造木櫃置神廟聽人助穀凡祝壽祈禱俱出義穀制穀贖罪豫糴教別種嚴游民之禁此皆先時急做不言所利而利甚大有當事之策留請上供之米借庫銀轉糴捐俸勸賑興作利民



之務勸富室興土木均糴嚴閉糴之法重強
糴之刑不降米穀之價多置給米之地慎擇
給米之人編戶丁牌定城鄉分給之法不時
巡訪暫省衙門役期清獄禁訟修街道收棄
子多置空所以處流民而嚴其法有事後之
策施粥施藥葬殍此三策皆因時制事而有
益于救民者也近代江撫周忱賑荒條
例尤為詳悉盡善臨政者皆不可不知

朱子曰粟腐於倉而民飢於室或將發之則
上下請賕為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
時而出納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
之所得糶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侯伺亡
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凶荒之備

亟需積貯之策然法立而弊生於是奉行
故事而澤不下究者矣故朱子痛切言之以
為粟腐民飢正發賑宜急之時或將發之民
以請於吏吏以請於官遲延阻撓居為奇貨
苟不以賕其將得請乎幸而得請為費已不
貲矣此弊見於發賑之時者也又歲以夏貸
而冬斂之民不能自為出納必聽命於官吏
官吏來往不以其時此弊見於伺候之苦者
也陰作侵漁之計欺其不知而盜之顯為斛
量之增奪其所餘而取之此弊見於亡失之
苦者也諸如此類真覺無弊不有大抵發賑
者半糶糠入償者必精鑿統出納之費而計
之往往過倍當其凶荒無告聊紓目前之困
及其既往也輸貸有若科斂是以貸者病焉所
謂法立弊生有治法不可無治人也

朱子曰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

發往往全其封鏽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此論常平義倉之法而深慨夫奉行不善也常平創於耿壽昌義倉立於長孫平皆有周人委積遺意但有司避事畏法不肯實心任事周恤民艱往往封鏽授平日全不省視不幸遇大飢而發之則已朽同塵土徒有積貯之空名而無賑濟之實惠法立弊生深可嘆也蓋嘗私心竊論欲廢盤查則虞其私侵欲寬接受則恐其交諉欲委任於民則里巷既難其人胥吏必生其擾欲貸粟於官則出入多失其平散歛或違其便皆非計之得也惟酌古法而稍變通之歲一出陳易新順民之欲糶糴以時庶無紅朽之患各郡邑具報價值納之上官糶則請之庶無漏

支之虞其或偶見凶兆則先期申詳預計本地之民數兼通隣封之緩急勸富助公驗貧給粟庶不至有餓殍之憂是或一道也然亦在得其人以行之耳若夫慎選親民之官使之加意撫循重農務禁侈費謹蓋藏緩誅求是又體國經野之本計非徒恃積貯以為可苟幸無事而已也

朱子曰凡事須小心寅畏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大凡處事當小心寅畏以敬持之而又仔細體察以慎將之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則慮之熟而不至臨期周章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則計之周而不至意外生變如此方能動出萬全而無事如無事也不不然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矣可不謹哉

朱子曰臨事須是分毫莫放過如某當官或
 有一相識親戚之類越用分明不肯放過官當
 臨事須是順理之是非分毫不可苟且放過
 若稍容情面瞻徇委曲便都是一團私意事
 體何由公平故朱子自謂某當官若遇着相
 識親戚之類越用分明不肯放過非特謂嫌
 疑所在恐人議論亦必如是始順于理而安
 于心也觀于此言可以知其居心之大公矣
 朱子曰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
 之理方去做不能則謹守常法凡事自有個
 做事底人自不輕舉妄動必相其勢有可做
 之理然後去做故功不勞而事可集若勢不
 可為則寧謹守常法猶可免于無過而
 不至有叢脞之貽譏是亦處事之方也

朱子曰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
 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闕然成擾卒未已也為政
 貴持大體或國計民生有大利害處時勢不
 同後先頓異則不得不舉而更張之若無大
 利害惟當謹守成憲與民相安倘無故紛更
 事終未必可成而闕然擾亂之勢已不能已
 是非惟無益而又害之也如王
 荆公行青苗諸法其弊可見矣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謹重周密
 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
 須學這樣底方可今人率負才以英雄自待
 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卒至於敗而已要

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聞麤魯濶畧而能

有成者

古之名將能立大功成大名者皆謹重而不濶畧周密而不粗魯平時則

號令嚴明臨敵則攻守預備乃能有以成功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不敢怠玩雖當無事

常若對陣之時必須學此等人方可為將今

人率自負英雄恃氣傲物全無謹嚴之心以此專闢未有不立見其敗者大抵功名越大

心越要小若祖魯濶畧斷非成事之人匪特為將宜然也此與夫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同一意

朱子曰今之將帥率皆膏粱駿子廝役凡流

物望素輕既不為軍士所服徒以苞苴結托

為事所得差遣費已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

務浮斂刻剝經營賈販百般搜羅以償債負

償債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

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已

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

凡係軍中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困於役

使能者不見優異其無能者或反親寵平時

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而恃

兵者國之大事而尤在將得其人故朱子有慨乎當時之為將者而發此嘆也蓋將必夙

負重望方可以彈壓軍心而又必素有雄才始能以簡練士卒今之將帥率皆膏粱駿子

漫不曉事或係厮役凡流出身下賤無銘鐘
 勒鼎之家聲又非輕裘緩帶之雋品物望素
 輕士卒不服迹其平日營謀大都專用苞苴
 結托權勢以得差遣計其賄賂之費固已不
 貲未免挪借稱貸餽送顯要始圖一官入手
 以故到軍之日他無所事惟務浮斂貨財刻
 剝糧餉而且經營錙銖賈販居奇百般計較
 凡可以得蠅頭微利者搜羅殆盡以償前日
 所借之債負債既償矣而名利之心愈熾則
 又別生希望思以高其爵位而愈肆其誅求
 上之以是奉權貴之歡求其提携陞擢下之
 以是飾子女之好快其佚欲驕奢皆於此一
 官中任意取盈不至於計無遺漏不止此其
 用之權者原有許多重大急務或招收降叛
 簡閱軍容或訓習隊伍撫摩士卒皆於我乎
 是賴今惟一心營利而於此等皆無暇及並
 未少留意焉又不體恤軍士以養其力役使

不時俾至重困其間有才能者未見特加優
 異而其無才能者或反時見親寵是居已既
 已不廉不法而用人又復不公不明軍政廢
 弛親疎失宜平日早不足服軍士之心則臨
 事又安能得緩急之用其不至敗乃公事而
 悞人家國者幾何矣噫此固為將者之罪而
 用將者尤不
 可以不擇也

朱子曰今日匱乏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
 見數目量入為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
 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若不認百姓是自家
 的便不相恤經界不正則稅畝得以隱漏而
 下亦有害於民此公私所以交困也故今日
 欲免匱乏之虞必須先正經界正則賦稅之



所入者數目瞭然明白酌其多寡量入為出
 罷去一切無益冗費則國用不至不足而於
 額外無名之賦苛索妨民者盡數悉除方能
 救百姓於湯火而閭閻庶有起色蓋民為邦
 本本固邦寧上之人當視百姓如子有無休
 戚原不可以不通若不認是自家的百姓
 膜而置之便覺痛癢不關恩恤不至而愁苦
 之聲壅於上聞矣為民上者其忍使之出於
 哉此

朱子曰嘗見吳公路作縣不敢作旬假謂一

日假便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要做轉添繁

劇且多粗率不仔細豈不害事居官一日有

可以躲閃得開更非可糊塗了局必須抖擻
 精神遇事到頭逐件料理將去庶不至叢脞

有誤至作縣令者百里攸關瑣屑繁劇尤不
 容一刻閒暇若寬下一日假便積却一日事
 前件既不及為後件又復疊至到底自家總
 推不去定要做的却因前此寬假下來一時
 湊集應付不開轉添許多繁劇徒自勞苦且
 忙亂中多半粗率了當不及仔細檢點豈不
 有害於事何若隨時區處因事措置不貪閒
 適於前自不至忙迫於後乎此吳公路不敢
 作旬假者可以為居官
 法而朱子之所亟稱也

朱子曰竊間仰窺令甲私計以為依準舊制

募飢民修水利微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為興

役之資則救災興利一舉兩得又近日巡歷

親見原野極目蕭條惟是有陂塘處則其苗

蔚茂秀實無以異於豐歲於是益知水利之不可不修若得奉詔悉力經營令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則民間亦無流離餓殍之患而國家亦永無蠲減糶濟之費所捐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

此朱子因賑飢行部民以興水利費不多而事易舉可以永無旱荒免於蠲賑而君民俱享無窮之益也蓋民飢務在得食今者發倉廩以賑濟之坐糜日餼毫無所事不如依準舊制即募飢民以修水利於所賑數外畧增其額以為僱募興役之資則既可救飢餓之災而又可與陂塘之利此一舉而兩得者也邇來巡歷所至見夫原野之間其被旱者蕭條極目大都係無陂

塘乏水所致惟是有陂塘處則蓄洩灌溉有資其苗蔚茂秀實無異豐歲迥與他處不同於是益知田必資水有水則旱不能為災其利甚大不可以不修也若得特奉詔旨便宜行事悉力經營當令逐村逐保各與陂塘以便蓄潴無慮旱乾則人力可補天時水深自致土茂百穀用登二鬴自給民間不至於流離餓殍而上亦可永無蠲減糶濟是此時捐募之費無幾而異日永久之利無窮國家之急務莫過於此朱子所為觸目經心而後之為國為民者宜各知所留意也

續近思錄卷之十終

續近思錄卷之十一

張伯行集解

教學

此卷論教人之道見師之所以教者
即弟子之所以學惟在辨邪正定從
違使之循循焉由下學而上達將希
賢希聖自可廣其傳於無窮也

朱子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

子此朱子教人第一步工夫即伊川所謂以
豫為先也小學書畫出聖賢模樣以示人
全是主敬方法故古者八歲入小學正以後
生初學俗染未侵良知良能皆有可用且看

小學書熟讀潛玩便曉得做人底樣子以為持敬之方從此涵養本原講明義理而作聖之功於此立其基矣

朱子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此教人之法也古者十五入大學便使之學先聖禮樂以履中而蹈和是固非惟教之蓋將薰陶漸濡以養之使成其德也故理義者禮樂之本也講明之以

養其心聲音采色者禮樂之飾也陳設之以養其耳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者禮樂之節也肄習之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游息之地盤盂几杖器用之需有箴銘有戒警亦必本禮樂之意以防其非備之心養如是其備至而何今之不然也此教者之責也夫朱子曰楊龜山既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



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為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楊龜山熙寧中舉進士得官聞河南二程子之道即往從之學既受學歸以其說教授東南如官餘杭及蕭山一時從遊之學者數千人翁然趨之而其所以告之之意蓋謂唐虞以前無書可讀聖賢何以若彼其多自晚周以來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之所資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孔門之顏曾者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文字之多寡而聖賢所以為聖賢其用及西山李氏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

之學仁而已則何為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

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西山名郁字光祖請見龜山於餘

杭其告之之意亦然大抵引而不發使之自思故謂孔門之學在求仁仁之說謂之人心然到底何為而謂之仁何者謂之人心一番理會未易粗淺尋求此所以啟西山沉潛玩索之功也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

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蚤夜

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

深許之李公受言而退求說以進愈投愈不

合者思而未得也然道理躍如豈遠乎哉於是獨取論孟而伏讀之蚤作夜思至十有八年然後渙然有得為龜山所許可豈



非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歟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于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竝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自公渙然有得之後其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輒厭不知其味未嘗思也惟於此益致思焉於羣疑並與寢食不置一旦豁然必驟有所進可知也觀公此言而知其得力於龜山者非淺鮮矣

朱子答孫仁甫曰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

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

之地學貴遜志故讀書以研窮其理則細立課程有條有緒耐煩而不躁着實而不

浮勿正勿助而求速解學務時敏故操存以持守其心則隨時隨處克治勤修省覺而動察收斂而靜涵勿怠勿荒而計近功如此日積月累到三五年工夫無間庶幾陶泳志意植立根基有可據依之地矣若不如此循序致謹而徒尚氣矜豈所以為學哉

朱子曰今朋友之不進者皆有彼善於此為足矣之心而無求為聖賢之志故皆有自恕之心而不能痛去其病故其病常隨在依舊逐事物流轉將求其彼善於此亦不可得矣



朋友取諸麗澤君子以之講習也而今乃不能日進者皆因存一彼善於此輒自謂足之心而不自思求為聖賢着意向上於是苟且姑恕而自治之功疎矣安能痛去其病乎所以病根常在吾身依舊逐事逐物流轉膠纏無論其不能為聖賢也將復求其彼善於此而已不可得又何樂乎其有朋友耶故學者當去其悅不若己之心而猛省以自進也

朱子曰學者輕俊者不美朴厚者好輕俊朴厚各就其資質言之一則使知自克其偏一則使知自充其美也輕俊之人好尚修飾則務外之意多而不肯近裏着己入道較難故不美朴厚之人操脩謹愿則務學之心專而可以沉潛善入進道較易故好也然變化涵濡要在學者自勉之耳

有少年試教官朱子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

官如今最沒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某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兒子未生髭鬚入學底多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為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云只見泉州教官却老成意思教官所以模範多士也彼少年試教官者必為輕浮淺露無甚學問之人將來模不模範不範有甚焉者矣乳臭小兒膺茲清選其可乎

哉况入學多是老大之人豈無品望素著者何以服之故朱子謂堂除注授可罷也若請本州鄉先生則才德優長鄉評已重豈有不歸心不率教者乎甚矣教官一席職微任大要在老成重望而非四十以上不得任也

朱子曰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

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

劉元城名安世字器之元

城人此甚言小人之不可近也一日近小人則終歲所讀之書不足以勝之蓋小人如蛇蠍近之則為彼所害故賢子弟避小人如畏蛇蠍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也然非歷過者不知朱子贊其言之極有味欲學者深思而自警之也

朱子曰古人小學只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

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

要補填實難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

心方可

此言持敬乃教人切要之方也敬者

但古人小學只教之以事如灑掃應對事長之節皆日用常行底道理便自養得他心住所以習而安之不知不覺自好了如今則從幼無所據守全失了小學工夫到得後來東撈西捉雖儘費力要填補實難故教人無他法只是把敬為主整齊嚴肅主一無適以收斂其身心身既不放逸則隨動隨靜中存有主自然酬酢萬變體立用行必如是乃可也持敬之學大矣哉

朱子與魏應仲曰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

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一抄記以時省閱切不可含糊護短耻于質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教此

人讀經史之法也經史皆有旨趣若潦草讀過急於記誦則我不能見古人古人亦不見我何以有益故凡所讀經史務要反復不厭極其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而誦之之法又宜舒徐遲緩不致急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中存敬畏如與聖賢相對則此心既定

虛靈自生凡經史義理易於講究切不可貪多務廣以分其心涉獵鹵莽以蒙其識隔膜看過便謂已通也其小有疑碍處即便耐心思索思而未得即逐一抄記冊子上以備省閱再思或者他時有所觸發未可知也否則含糊糊混護短自誣耻於下人不肯質問將記誦雖多義理無得不幾終身受此黯暗而自欺以欺人乎故學者當切求體驗於心也

朱子曰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徒拘束之亦不濟事後進後輩也道引導也教

導後輩固須嚴毅以督責之然學者亦怕太拘束須有以興起其心志開發其性靈誘掖獎勸寬以養之則彼不知不覺心好乎此若徒然拘苦束縛之亦不濟事程子所謂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也



朱子曰後生且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
 分明為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
 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
 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此言教後
 生之法也
 後生智識未開且教他依經書本子認得訓
 詁分明以求道理之流通認得文義分明以
 求立言之旨趣此為急務自此時加溫習反
 復不厭到得後來日久月深優游厭飲若江
 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自然
 心與理熟有得力處而其進自不能已矣今
 人多用涉獵工夫踰越等級妄有作為不知
 讀書窮理為何事所以誑誤後生只是綴緝
 言語纂組文章輾轉相倣倣務以欺人其實
 眼前道理經書微言都曉不得由此觀之後

生當以讀朱註為入門第一要事
 不於此熟讀精思者難與講學也

朱子曰古人教人非獨教之亦須有以養之

古人教人立規程嚴課業教之道具在然
 豈獨教之已哉亦須涵育薰陶使之漸濡而
 自化則養之乃所以深於教之耳

朱子曰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

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開其講學之

端約之以禮嚴其踐履之實上達即在下學
 之中希心冥悟

鬪靡誇多胥為失之聖人之教人也循序善
 誘不過使人反而求之入倫日用至近至小
 之間博之以文以啟其知有得於已則必折
 衷於人講明而切究之約之以禮以貞其守

恐有昏怠則必嚴加惕厲實踐而躬行之蓋
文者禮之散殊禮者文之統會非博則無以
致約非約則無以統博二者並進有以不失
其先後輕重之序而循循焉使人鼓舞而不
倦此聖人之教
之所以善也

朱子曰凡聖人之言皆慤實而精明平易而

精奧

凡聖人之立言也不事浮華最慤實矣
而理則精切而明顯不尚奇險最平易矣

矣而理則精深而奧妙若踵事增華而理反
幽暗刻意艱深而理益庸庸豈聖人之言哉

朱子曰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

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

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

知其義禮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

古人

之教人也當其孩幼天真未漓而教之以孝
弟誠敬踏着實地及其少長聰明漸啓而博
之以詩書禮樂諷誦經文凡此者皆所以使
之逐事逐物盡一己之當為循聖賢之成法
各有以知其義禮之所在向往不差而後涵
養踐履之實功將從此優游而馴致焉耳否
則人人有義路而不知由人人有禮門而不
知出入子弟之率不謹皆父兄之教不先也
然則少成若天性習慣
成自然可不圖之早哉

朱子曰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

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

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

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先王設學命官儀型多士所以興賢育才為政事之根本道德之歸宿不可以一日廢也後世學校之設不異先王然其所以教者忘本實而重文辭其所以學者懷溫飽而棄德義師弟子相率成風而先王之意不復有存焉是以有名無實風俗敝人材衰進無以為政事之本退無以為道德之歸其效之遠不如先王也可槩觀已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語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

者自收心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

孟子方說得詳

聖人教人所以為萬世師者非有他道也約其大槩只是

說出孝入弟忠誠信實為人人日用所常行底實落語但人肯就上面做將去耳若果能從此做去一出入便思孝弟一言行便思忠信則氣稟不得而拘物欲不得而蔽心之放逸者自然收斂而操之則存心之昏迷者自然昭著而雖愚必明即如言心性到子思孟子說得極詳然究竟子思說庸德之行推之以至其極亦只是舜之大孝武王周公之達孝孟子道性善亦指孩提知愛知敬以證之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以此知先聖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其所以教人者實而可循也

朱子曰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

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又教人格致誠正程子又發明一敬字各自觀之似乎參差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許聖賢之道如一室雖門戶不同從一處行來都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

此朱子揭出孔孟二程要旨而示人以從入之門也夫子說四勿克復之功也說見賓承祭持敬之功也說忠信篤敬存誠之功也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事天之學也大學又教人格致誠正明德之學也程子又發明一敬字涵養之學也各自其參錯

處觀之似乎頭緒萬千不可摸捉其實皆一理也皆可以入門也人能就孔孟二程之言只從其一處着實下工夫直可兼攝其餘皆在裏許省却東撈西摸許多氣力也大抵聖賢之道如一室然儘有門戶可入學者勿趨邪徑勿由穴竇從大路上

一處行來平平坦坦都可入得但恐工夫不到耳

朱子曰前賢據實理以教人初無立門庭之意

此言君子施教原不執異同之見也前賢大言無我其教人也祇據着實地本日用常行底道理以教之何嘗故立門庭分彼此同異於其間以自峻其間垣特是分門別戶者偏好為過高而自異之知前賢亦不能強為之同耳而要之前賢何容心也

朱子曰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



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籃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干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陶漁之事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為耻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為學者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

負米子路少貧嘗為親負米百里也埋馬者孔子有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疑

出諸此此言子弟盡臣子之職教之貴早也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臣僕子弟皆有為下之分故伯玉之使孔子與坐是待臣僕如子弟也而待子弟如臣僕者尤所以挽回驕侈之風如淵明籃輿及負米埋馬以下諸事或執干戈衛社稷或躬耕稼陶漁古人之為此類者不一要皆為君親師用命風何古也後世驕侈日甚不肯循分自安反以臣子之職為耻此風日變尚可復乎維持挽回之道全在士君子知為學者漸率其子弟各盡為下之分習而化焉久而安之庶幾有以復古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喟然弗畔所以不同也

聖人無隱

之教不過博文約禮而深者得之以喟然淺者僅可以弗畔惟學者之所造有異而得力

因以不
同耳

朱子與長子受之曰早晚受業請益隨眾例
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
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
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不得自擅出入與人

往還

此朱子訓子從師帖中語也受之名塾
凡為學者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事非一

端然親師取友有當勉者有當戒者皆宜一
一理會如進而受業請益則早晚不得怠慢
退而思索有疑則日間隨手劄記俟進見則
質問聞誨語則思省凡切要之言逐日劄記
恐遺忘也不得自擅出入
與人往還防怠荒之漸也初到問先生有合

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
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
是持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
戲笑誼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耻
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
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短
長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交游之間尤當
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皆當請
於先生聽其所教

此教以初到之儀凡一應
交接皆當稟命師長不得

私自出入及既到之後居處要持敬倨肆情慢皆不敬也言語要諦當戲笑諠譁皆無當也凡事要謙恭若尚氣凌人矜已傲物耻辱之階也至於多飲酒或閒說人過惡短長則切懲之至於偶爾交游及一堂同學則慎審之他如治已資人不知決擇者總當請於先生聽其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所教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見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已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

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然取友亦有道焉大抵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直諒多聞之友也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便辟善柔便佞之友也推此類而又加審之可以知人而無失矣但親益友而遠損友仍在立志從善痛加矯革庶不至趨入小人之域而賢師長乃可相勗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以有成也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資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若既親益友又不徒親之已也見其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以其言行之可法也見其文字勝已則熟看傳錄而資問之以其文字之可師也與與之齊而後已焉斯益友乃真有益我矣以上數



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

以上數條皆親師取友之切要者固宜謹守其所未及而亦可據此類以推廣之至其所以加功之道大都只勤謹二字盡之矣能勤謹則循此以親師循此以取友進而日上為聖為賢有無限好事雖未敢言而竊願之不能勤謹則反此以親師反此以取友退而日下為愚為不肖有無限不好事雖不欲言而未免憂之也噫朱子教子可寧諄切如此凡從師者可

不佩服此帖乎

朱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

此言存心之法也君子莊敬日

強安肆日偷端莊凝重者敬也傾倚剽輕者肆也起居坐立之必敬則有以養其精明之用而昏情怠氣不得而干之出入步趨之必敬則有以保其德性之良而邪辟嗜慾不得而害之由是行已以敬則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待人以敬則一團和氣藹乎可親也而心存而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不放矣

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

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逸則自然漸近道理

講習易明矣 此言讀書之法也讀書者凡事皆須謹飭少出入少說閒話光

陰易流恐廢墜也雜書非聖人之道無益身心役耳目則分精力矣或早或晚點檢所習

之業於每旬休暇之日悉彙而溫習之勿令遺忘則嘗在心目放逸不生自然道理畢現

漸近漸親講習之所以易明也此亦朱子教子之言俾其置書齋中時時警省者也

朱子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

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道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朱子原註○規

首以此者蓋原設教之所始見得人道危微之辨只在天倫秩敘之中學者舍此更無所

為學後世務記覽為詞章以鈞取聲名利祿

而反於五教之日闕焉弗講大非教人之本意矣烏知帝王立教明白懇切直欲天下萬

世之人皆入於聖賢之域學者能於此盡人道之當然希聖希賢豈難馴致哉然而學

道之功又有其序故復為條列於左焉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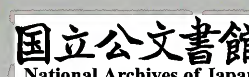
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

左朱子原註○人於五教欲盡其身以必然而苟不知其理之所以然而責其身以必然而道

不可得而盡也於此有為學之序其序維何學問思辨以窮理篤行以體事五者相因遞

致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明善擇執千百倍其功者愚而可明柔而可強夫然後盡

人道之當然而親義別序信乃有以秩然其各得也故次於五教之目然而篤行則又有



修身處事接物之要 復為條列於左焉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

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朱子原註○夫子

慾又曰遷善改過三言盡修身之道矣蓋修

身莫大於言行樞機之發為榮辱之主忠信

篤敬則至誠動物內修所以罔毀也然而忿

慾實足以累吾身懲之窒之過於未萌禁於

方動有定守矣至於善易忘過易積又交惕

於吾身遷之改之圖其自新滌其舊染有定

力矣凡此皆實有依據持循而正其誼不謀

慎修思永者也此修身之要也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朱子原註○凡人處一事而

未能揆於道誼者大抵皆謀利計功之私間

之也正其誼不謀其利則一切慕戀貪污之

念無所動於中而惟誼是視明其道不計其

功則一切躡等冀倖之思無所營於內而惟

道是求自一事以達之萬事皆以道誼自巳

期而處之無有不當矣此處事之要也 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巳

右接物之要朱子原註○推行不恕無以為應物之用

自反不力無以為宰物之本巳所不欲勿施

於人則隨所接而人無怨於巳矣行有不得

反求諸巳則隨所接而巳無怨於人矣人巳

兩忘其道在我此接物之要也是規詳而有

體約而有章行之萬世而無弊者故朱子每

臨講必惓惓焉人能以是為學以

是為教道之明與行不重有賴哉

續近思錄卷之十一 終

